

# 日本恐怖 小说选

第2卷

## 故事与谜的结合

(日) 甲贺三郎◎著

陈柏瑶 孙玉珍◎译

有人说，恐怖推理小说与死亡留言是聪明人的游戏。那么这部《日本恐怖小说选》所收录的日本经典恐怖故事，将会是什么人的游戏呢？答案需要你自己去解答。相信你一定能够切身感受到炼狱般的鬼魅阴森，捕捉到用血呈现出来的、令人窒息的精彩，体味到“杀人不见血”的真正含义。本书一定会成为您“图书厨房”中的一道味道别样的大餐，带给你至高无上的阅读快感与惊险刺激。

# 日本恐怖小说选

第2卷

## 故事与谜的结合

(日) 甲贺三郎◎著

陈柏瑶 孙玉珍◎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恐怖小说选. 第2卷 / (日) 甲贺三郎著; 陈柏瑶, 孙玉珍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12  
ISBN 978 -7 -5463 -6844 -3

I. ①日… II. ①甲… ②陈… ③孙… III. ①恐怖小说—  
小说集—日本 IV. ①I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0466 号

## 日本恐怖小说选. 第2卷

---

著 者 [日] 甲贺三郎  
译 者 陈柏瑶 孙玉珍  
出版统筹 博文天下  
责任编辑 王平 齐琳  
装面设计 纸上魔方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99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10 - 63109462 - 1104  
        发行科: 010 - 85725399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

ISBN 978 -7 -5463 -6844 -3      定价 20.00 元



## 前 言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明媚的一面，亦不乏黑色的一面。记得当初看古希腊悲剧《美狄亚》的演出，台上是一片刀光剑影、狂喊悲鸣，全然不见希腊哲人标榜的均衡、崇高，令人瞠目结舌，不禁想到尼采所谓“日神文化”与“酒神文化”的区分，以及罗素对于希腊酒神崇拜现象及其意义的揭示。唯其绕到崇高的雕塑作品身后，看一下酒神侍女们的疯狂，我们才算对于希腊的精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

日本文化也是如此。在这种文化当中，不罕见含蓄蕴藉、敏感动人的因素，亦颇有暴烈凶蛮、黑色阴郁的方面。我们看《叶隐》所弘扬的切腹仪式，那其中便纠结着血腥与壮美；而切腹者所认为至为美好的境界，乃是在血花四溅的至惨至烈中方能实现。本尼迪克特所谓菊与刀，倒真正概括了日本文化相互纠结而又背道而驰的两个方面。

因之，我们对日本文化的把握，便不能仅仅停留于松尾芭蕉的诗与葛饰北斋的画，单纯玩味文学与艺术当中含蓄优雅的一面，而当做更加全面的探索。一如我们读川端康成美妙的小说，一定要联

系他郁郁的死，或者欣赏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不能忘掉他鲜血淋漓的结局——唯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于日本文化才能有全面的把握。

这本《日本恐怖小说选》，便是我们选取幽暗沉郁的若干日本恐怖故事，以全面表现日本文化特征的一次尝试。日本文化当中素有怪谈故事的传统；直到今天，那些神秘诡异的怪谈夜话，仍然让我们又怕又爱地不忍释手。收入本书的作品，都是二战以前日本推理小说热潮当中诸推理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日本传统的怪谈文学的特征，多以晦暗玄秘的风格摹写气氛，又吸收推理文学曲折繁复、引人入胜的特点，可读性极强。对这些特征，我们不揣冒昧，和盘托出；读者应循此而入，以这些绚烂多彩的文本为线索，追求对于一种文化样式全面真切的把握，庶几可以不失观察事物洞见之本源。

编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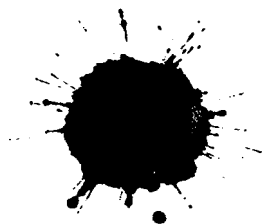
日本恐怖小说选  
· 第2卷

目录  
Content

- 前言 / 1  
    血型杀人事件 / 1  
木    魔 / 50  
    不可思议的空间断层 / 76  
花束之虫 / 95  
    两面竞牡丹 / 117  
陈情书 / 131  
    无铁铜铅之国 / 151  
绝景万国博览会 / 167

## 血型杀人事件

甲贺三郎



### 艰辛的一年

即使至今我仍然经常梦见有关毛沼博士的意外死亡，那个事件对我而言犹如鬼魅般缠绕不去。而且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待我如父亲般的恩师笠神博士夫妇竟无预警地自杀身亡，更让我震惊得宛如失去灵魂的躯壳，甚至欲哭无泪。直到渐渐恢复精神后，阅读了博士署名给我的唯一一封遗书时，我又再度陷入无底的绝望深渊中。心中盼望立刻追随博士夫妇的后尘，远离这世间的纷扰，却又必须隐忍住这样的念头。

当时的我，受到警察单位、新闻记者的百般纠缠，心中痛苦艰难，却仍坚守博士的遗愿，坚持必须在一年过后才能公开博士的遗书。也因此，我遭受到世人的种种误解与批判，但仍不为所动。

对我而言，那一年的时间是如此艰辛，如此郁郁寡欢，如此悲伤，如此消沉，只能静待时间的流逝。

在恩师笠神博士夫妇的一周年忌日，我终于能在这里公开发表博士的遗书，也让长久以来心中的负荷得以获得些微的纾解。

在发表博士的遗书之前，就依事件发生的顺序，先从毛沼博士的意外死亡事件说起吧。

## 毛沼博士的意外死亡

二月十一日，也是开国纪念日那一天。当天气候酷寒，清晨六点钟时分气温已经下降至零下五点三度，是东京地区少有的低温现象。我因前晚的饮酒过量，再加上学校休假，以及寒冷的天气，于是蒙着棉被沉睡到了早上九点左右。

“鹤泽先生。”

突然枕边似乎传来呼唤的声音，我伸出头来，看见了宿舍舍监老太太苍老的脸庞，正以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瞧。也许是那神情太过严肃了，逼得我忘记了寒冷，立刻起身下床。

“有什么事吗？”

结果，舍监老太太默默地递来手中的名片。而映入眼帘的名片称谓，竟是S警察局的某某刑事警察。

“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内心惶恐不已，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需要找警察来处理的坏事，还是因为我的散漫杂乱惹得舍监老太太不高兴呢？

老太太以试探的眼神再度望着我说：

“不知道有什么事，总之就是要找你。”

我急忙换好衣服，随意整理蓬乱的头发往楼下走去。

一位穿戴整齐、感觉时髦新潮的年轻男子正站在楼下。原来就是S警察局的刑警。

“鹤泽先生吗？你知道吗，毛沼博士已经死了——”



“啊——”

我惊讶得身体为之一震，简直无法置信。昨天深夜，我还送毛沼博士回家，并亲眼见到他回寝室睡觉后才返家。再过两个月，我就是医学系三年级生，当然明白何谓病危的征兆。昨晚的毛沼博士仅是酒醉，完全没有任何病痛的危险征兆。博士虽已经五十二岁了，但是却比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更有朝气，身体硬朗没有丝毫毛病。

看见我吃惊的模样，那位刑警笑着说：

“是你昨晚送他回家的吗？”

“嗯。”

“我们还有些事想弄清楚，想麻烦你跟我来警察局一下。”

“难道，博士是被杀害的吗？”

既然不可能是病死，于是就把脑海中浮现的疑问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刑警那身时髦的服装仿佛顿时变了样，他以锐利的眼神望着我：

“到警察局再慢慢说吧，总之先走一趟吧。”

就这样，我就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被带到了S警察局。

等了一会儿，随即被带到了调查室里。一位头发剪得极短、肩头壮硕像似刑警的人，就面对着劣质不堪的桌子坐着。虽然没有任何人提及他的称谓，但询问的一往一来间，终于明白那个人竟然是局长。

“听说是你昨天送毛沼博士回家的？”

局长又开始刚才那位刑警的问话。

“嗯。”

“大概是几点钟的事呢？”

“应该是十点过后吧。”

突然间，我想起了博士寝室里的那个时钟。

“我记得离开房间时，确实是十点三十五分。”

“那么，离开会场时呢？”

“因为距离会场仅有十分钟的车程，所以离开的时候应该是十点二十五分左右吧。”

“那是个什么样的聚会啊？”

“是历届毕业于S高校的医学系学生的校友会。”

“共来了几位呢？”

“有十四五名学生，还有毛沼博士与笠神博士两位教授，另外还有一位助教和助手虽是毕业校友，却有事未能参加。”

“在会场时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吗？”

“没有。”

此时，我又想起了毛沼博士与笠神博士两人的互动一反往常，似乎刻意地避开交谈，但觉得没有特别需要提出说明，所以也未再提及了。

“当时毛沼博士看起来正常吗？”

“嗯。”

“他喝了很多酒吗？”

“嗯，喝了很多。”

“到底喝了多少？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吗？”

“没有，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他回到家中，还能自己换上睡衣，然后跟我说‘谢谢，你可以回家了’才去睡觉的。”

“每次都是由你送博士回家的吗？”

“不，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博士的家就在我的住所附近，所以大家要我送博士回去的。”

“毛沼博士与你是最早离开会场的吗？”

“不，笠神博士最先离开的。”

“有人送他回去吗？”

“没有，因为笠神博士没有喝太多的酒，所以并没有醉——”

“可不可以再仔细描述，从毛沼博士回家后到就寝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好的。下车后，我扶着已经烂醉如泥的博士，从玄关进到屋内，博士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接着从屋内走出了管家，我说：‘对不起，麻烦请将博士扶进屋子里。’”

“在玄关时只有管家而已吗？”

“不是的，还有女佣，是女佣帮博士把鞋子脱掉的。”

“他的学仆不在吗？”

“不在，因为听说那位学仆请了三天假回家了——于是她们拜托我扶住博士的头部，然后管家和女佣扶住脚，就这样抬着走进了寝室里。”

“当时，寝室里已经开着瓦斯暖炉吗？”

“没有，并没有开着。进房后，管家才将暖炉点着，博士还抱怨说：‘应该早些开着暖炉，否则冷得没办法睡觉啊！’然后摇摇晃晃地开始脱掉外衣。”

“然后换上睡衣，就入睡了吗？”

“是的。”

我点点头，又想起某件事不知该不该说，但最后还是决定说了。

“当时，博士神志不清地从上衣或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了许多东西，然后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唯有一样东西，博士伸手进口袋时，突然间身体像触电般僵住了，为了怕我们瞧见，于是快速地藏进了枕头下面。”

“那是什么东西呢？”

“是小型的手枪。”

“啊，博士以前就有携带枪支的习惯吗？”局长点点头以对我的毫不隐瞒表示称许。

“我不清楚，不过昨晚第一次见到。”

“另外还有什么感觉奇怪的事吗？”

“没有了。博士换好睡衣后，就立刻钻进被窝里了。接着，他就要我回去。”

“然后你立刻回去了吗？”

“嗯，”我停顿一会儿又接着说，“但由于是第一次来到博士的房间里，所以忍不住好奇心，向四处张望了一两分钟吧。”

“只是张望而已吗？”

“因为书桌上堆着稀有的原文书和学术界的杂志，所以忍不住翻阅了。”

“只翻了书吗？”

“是的，绝对没有去碰其他的东西。”

“然后就走出房间了吗？”

“是的，我在房间时，管家和女佣正在整理博士脱掉的衣物，然后她们各自手里拿着衣物随着我走出房间。”

“那时瓦斯暖炉是开着的吗？”

“嗯，应该是的。”

“你走出房间时，博士正在睡觉吗？”

“好像是半睡半醒间吧，嘴里似乎正在喃喃私语，躺在枕头上的头不断地左右摇晃着。”

“他是不是有起身，然后将房间的门锁上呢？”

“我没有注意到。——房间的门锁上了吗？”

局长并没有回答我的询问。

“当时管家是否将电灯熄掉了？”

“嗯，电灯的开关就在靠近房门的墙壁上，所以走出房间时，管家就顺手将电灯熄掉了。”

“感谢你的协助，我已经了解了。另外还想请问一个问题，听说你跟刚才陪同过来的刑警说‘博士是被杀害的吗？’——”

我开始紧张了起来，觉得自己真不该乱说话。但局长似乎完全不理会我心里的想法，他继续说道：

“这么说，你真的说了那样的话吗？应该不可能毫无理由根据，冒出那样的话吧！”

## 胜利者与失败者

当我听闻毛沼博士死去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令我联想到被杀的可能性。

就如我前面所提及的，毛沼博士根本不可能是病死的，又更不可能是自杀的，再说当时脑海里完全未想到意外死亡的种种，终于

不小心说出了“是不是被杀”，但其实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的猜测。因为第一，为什么毛沼博士会随身携带手枪呢？第二，最近这两三个月博士似乎是心神不宁的模样。

毛沼博士身为外科的教授，但举止豪放不羁，酒量又好，上课时神采奕奕，个性开朗活泼得简直不像已经五十二岁的人，而且凡事不拘小节。但是，近来两三个月虽不至于到达明显的地步，但却总感觉意志消沉，而且稍有声响就会被吓着，讲课时也经常出错，过去总是主持进行的手术，则交给了年轻的助教处理。总之，从那些琐事上，似乎可以感觉与平常略有不同。

我窥看着局长的脸色说道：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因为博士最近似乎有些不太一样，而且还随身携带手枪。”

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局长点点头说：

“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毛沼博士至今还单身未婚吗？”

我又突然紧张起来，仿佛碰触到了自己害怕的事情般。但我立刻镇定地回答：“我不知道。”

回答不知道，绝不是说谎骗人。但若说知道，也可以说是知道的，毕竟根据大家所传的流言，再加上自己的揣测。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是完全不清楚了。

根据那个大家所流传的流言，原来毛沼博士在年轻时失恋了，而且失恋的对象还是笠神博士的夫人。毛沼博士与笠神博士不仅居住同乡里，同时还上同所县立初中，并坐在一起，两人在班上的成绩不是数一就是数二，后来又一起进入 M 高中，高中时两人的成绩

依旧不分上下，然后同样考取了帝大的医学系。虽然毕业之后毛沼博士专攻的是外科，笠神博士则是法医，但在学期间，两人还是继续较劲着。仔细想想，两位博士其实真是不幸的人，犹如是为了相互竞争才诞生于这个世界上。而且那种竞争不是拿着武器的决斗，而是暗地里人们的评价、学科的成绩、成绩名次或社会地位等的竞争，当然两人之间更夹杂着名利、忌妒或猜忌，对于他们本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辛苦的枷锁吧。

如果传言属实，加上我的推论正确无误，两个人当时应该不顾名利、权势、生命而争夺心爱的人吧。虽不知是否像三角关系般错综复杂，但总之最后笠神博士成为恋爱中的胜利者，毛沼博士则是失败者，从此单身未娶。我虽也毕业于M高中，但从小在东京出生长大，是进入帝大后才认识两位博士的。尽管经常听闻那些有关于他们的传言，但求学这三年以来，皆受到两位博士的教导，特别与笠神博士之间更是犹如亲人般亲近，也让原本的流言不再仅止于流言，而让我更有推测的凭据。

但是，这些事从未从两位博士或笠神博士夫人口中得到证实，所以终究是毫无根据的事情罢了。因此，面对局长的询问，我仍坚称自己不知情。

局长望着我的脸后，似乎不再过问此事了，然后又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别处。

“你经常出入笠神博士的家中吗？”

“嗯。”

我害怕被问及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的确经常去笠神博士的住所。对我而言，博士不仅是恩师，更像慈父般令我敬仰。静心思考

后，我实在没有害怕的理由啊，纵使笠神博士与毛沼博士曾经因爱情而对立，但毕竟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啊。尽管无法得知当时两人之间怀着何种的情绪，但如今两人都在同所学校授课，也相安无事地度过将近五十个年头了。现在两人之间更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所以毛沼博士意外死亡一事，更不能与笠神博士有任何关联了。

然而，今天在此场景下，局长又再度提及有关毛沼博士未婚的原因以及我与笠神博士私交甚笃的事时，总不免让我有些不祥的预感。但不管怎么说，是我送毛沼博士回到寝室的，恐怕我也是毛沼博士生前最后见到的人，但为了避免这些事情与笠神博士扯上关系，而招来不可预测的结果，甚至引来世人的误解，所以我不得不再提出辩解。

尽管觉得自己的辩解有些画蛇添足，但总觉得不说些什么似乎无法安心。

“我将来准备从事法医的工作，所以才与笠神博士如此亲近。”

“噢。”

看起来局长似乎不太在意我与笠神博士之间的关系，他微微地点头说：

“听说笠神博士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啊！”

“嗯，有些。”

“听说他的夫人长得非常漂亮。”

“嗯，但是已经四十多岁了。”

“但是，应该比实际年纪看起来还年轻吧！”

“是啊，有些人认为夫人看起来像是三十多岁而已。”

“听说笠神博士似乎不太在乎他的夫人。”



“嗯。”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博士几乎将全部的精神投注在研究中，几乎完全不将美丽的妻子放在眼里。姑且不论过去如何，总是让人怀疑：这对夫妻真的经过那般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笠神博士除了研究之外，根本无心于其他的事情，有人说研究才是博士的爱人。”

“是啊。”

“听说与夫人的种种传言有关，是吗？”

“绝无此事！”

我语带些许愤慨地回答着。博士夫人的确遭到博士那般的冷漠对待，但其实是个贞淑且毫无诟病之处的人。

局长以试探性的眼光望着我：

“是吗？丈夫埋首于工作中，而不顾家庭，放任妻子胡作非为，这样的事情时有所闻啊。”

“别的家庭如何，我不知道，但笠神博士夫人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可是，家中经常有像你这样年轻俊美的男子出现啊！”

这是何等的污辱啊！我咬着唇颤抖着。

“你，你究竟想说什么！我，我对笠神博士充满了景仰，才会屡屡前往他的宅邸。究，究竟你想调查什么啊？”

也许是我激昂的语气，惹得局长赶紧赔上笑脸：

“不要动怒啊。我只是问问有没有这回事而已啊！”

“可是查问也要看事情啊，这与事件有关吗？”

“有没有关联性，不是由你决定的。”